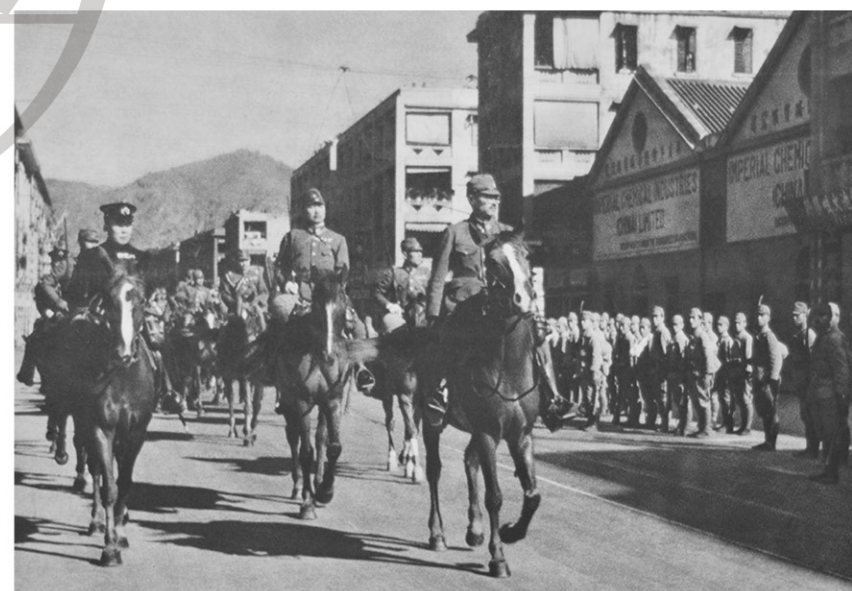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1941年12月25日，香港總督楊慕琦（Mark Aitchison Young, 1886—1974）於九龍半島酒店簽署投降書，香港宣告淪陷。對於參與香港戰役，而僥倖生還的加拿大官兵而言，當年的聖誕節，拉開了他們人生悲慘歲月的序幕。



1941年12月28日，日軍在香港島舉行入城式。



1941年12月22日的滿地可報章《祖國報》(La Patrie)報導日本宣稱攻佔香港。

戰俘營的生活，可分為多個階段和不同角度來探討，當中關押在香港的戰俘營，是他們面對生死煎熬的開端。如何在營內保持紀律和士氣，更是加拿大官兵共同面對的問題。

北角戰俘營

香港戰役結束後，加拿大官兵頓成階下囚。日軍最初以守軍部隊為單位，將俘虜分別關押在港九兩地不同的戰俘營，他們被關押在位於北角海傍的北角戰俘營。¹

設施簡陋的北角戰俘營，前身是難民營，根據1938年的工務局報告：

北角難民營於1938年11月建成，以便容納來自中國大陸湧入的難民。該營地建有二十六棟配以水泥地面的木屋，廚房則是磚牆。進入營地的門口分別設於琴行街和馬寶道。²

戰爭期間，難民營受到戰事摧殘外，大部分木製門窗被盜。皇家加拿大來福槍營(Royal Rifles of Canada)的喬治·麥當勞上士(Sergeant George MacDonell, 1922–2023)在他的自傳 *The Soldier's Story* (1939-1945) 中，憶述當初抵達北角戰俘營的情況：

北角營地曾經是日本人最初登陸的戰場，到處都是死屍，腐爛的殘骸和動物屍體。污穢和惡臭令人震驚，完全是蒼蠅繁殖的理想地。木屋內都是亂七八糟的東西，營內亦沒有自來水、廁所，以至煮食工具。他們亦沒有給予我們發放食物或食水，營地佈滿彈坑。³

由於營房的空間不足，每間營房擠滿一百二十五至二百人。七個人睡在原是三個人佔用的空間，一張雙層的牀，兩名戰俘睡在上格，三名戰俘睡在下格，其餘兩名睡在地上。

戰事的殘酷，以及北角難民營的情況，令部分戰俘情緒受到嚴重衝擊，有些更加喪失求生意志。Mark Sakamoto 記錄他外祖父雷夫·麥克林(Ralph MacLean, 1922–2020)被關押的經歷時，指出有些人不能接受成為戰俘的事實，艱苦的生活摧毀個人意志和軀體，亦未能在思想上轉向求生模式。此外，缺乏食物、藥物，以及合適的營房，



1941年12月22日的《卡加利先驅報》(Calgary Herald)報導了日軍俘虜部分加拿大官兵。

因身心創傷而離世。⁴

隸屬皇家加拿大通訊團的約瑟·韋羅(Joseph Verreault, 1920—1966)在他的戰爭日記裏，亦記述了兩名同胞的狀況：

1942年2月21日：我們的能耐和困苦對許多人產生影響。我們其中一名中士，在這種身心折磨中，變得臉色蒼白，他開始稍微失去願景，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裏。他已婚，是兩個孩子的父親。另一個，名字叫比頓的同胞，正在慢慢步向死亡。我們每天吃的是米飯和一片半麵包，但他拒絕吃米飯。他的生活形同行屍走肉般，像惡魔一樣抽煙。他用手錶換了幾包香煙。他的頑固性格，可能會導致他死亡。他將沒有氣力抗衡霍亂。這種可怕的疾病將影響這裏的許多人，特別是因為所有醫院已擠滿病人。⁵

那些戰俘的經歷，與英國樸茨茅斯大學約翰·利奇(John

Leach)所提出的「放棄一切」理論(Give-up-itis Theory)非常吻合。「放棄一切」理論源於1950年代韓戰的戰俘行為研究，及後，該研究推展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越南戰爭。約翰·利奇指出人們會因生活被環境變得惡劣而喪失求生意志，而「放棄一切」可分為五個階段：社會退縮(Withdrawal and loss of initiative)、淡漠(Apathy)、喪失意志(Aboulia)、精神失能(Psychic akinesia)和精神死亡(Psychogenic death)。⁶對意志薄弱者而言，短時間內失去一切，並且成為階下囚，必定帶來沉重打擊，繼而變得對生存失去動力。

戰敗令衛港加軍士氣低落，而戰俘營的惡劣環境更猶如雪上加霜，為了保持士兵心境健康來應付未來的苦難日子，軍官下達命令



被俘虜的香港守軍。

着手改善營內的設施，包括廁所和水管。此外，他們亦收集一些材料來建造一間簡單實用的廚房。皇家加拿大來福槍營的查理斯·派斯上尉（Captain Charles Price, 1921—1982）回憶起這種早期合作，使士兵在身份過渡期保持了紀律。他寫道：「我們的人表現得非常好。在被關押的最初幾個月裏，團隊得以維持紀律，所有事務有條不紊地進行，以便食物、營房等得公平分配。我相信減輕了往後需要承受的巨大痛苦……。」⁷

喬治·麥當勞上士解釋大部分戰俘能接受該種劇變，主要是嚴守紀律，而軍官仍然繼續下達命令，並對不遵守命令的戰俘施予處分來保持士氣。他在自傳內寫道：「我們是一個軍事單位，結構和軍銜完好無損，並且可以全面運作……每個人都被提醒，他是一名加拿大士兵，只是暫時受日本人關押。」戰俘在互相支持和鼓勵下，得以調整心態和改善心理質素。他又寫道：「求生意志是要強烈，不要讓你的制服蒙羞，或讓你的軍官和同袍，因個人軟弱而失望。」他確信這種堅持不懈的紀律，有助戰俘保持求生意志。⁸

戰俘繼續履行軍人職責的安排，重燃他們的求生意志。1942年1月上旬，湯馬士·霍璽（Thomas Forsyth, 1910—2007）在日記裏記錄了堅尼夫·拜亞特少校（Major Kenneth Baird, 1890—1957）鼓勵戰俘，告訴他們不要沮喪。兩週後，他的連隊進行了十分鐘的小隊訓練，主要是為了讓戰俘不要忘記使命。數週後，湯馬士·霍璽再次記錄了軍官如何決心維持軍紀，包括嚴厲警告士兵不可以留鬍子，並勒令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剃掉。⁹軍官的指令，主要是要確保紀律秩序得到維持，以此消除混亂或自私自利的心態。

1942年3月中旬，日本遵守1929年《日內瓦公約》（*Geneva Convention*）第二十三條規定，開始向加拿大軍官發薪酬。¹⁰ Brereton Greenhous 在“C” Force to Hong Kong中指出，扣除了「食

宿」費用後，少校每月收到一百四十円，中尉收到五十八円。¹¹其他級別的戰俘則需要透過勞動工作才有薪酬。為了平衡戰俘營內的和諧，以及維持士氣，軍官自願成立一個「基金」，並將百分之六十的薪酬注入基金內來惠及各人。這項政策平衡了各方利益，軍官既有餘款來購買額外物品外，其他戰俘亦受益。¹²

縱使戰俘營內實行紀律秩序措施，亦難免發生衝突。哈里·韋特中尉（Lieutenant Harry White, 1907—2004）在日記裏，記述了1942年7月14日，因惡劣天氣以及膳食質量每況愈下，部分隸屬溫尼伯榴彈營（Winnipeg Grenadiers）D連的士兵，以絕食來表示抗議。該次事件，大約十二名戰俘受到處分，包括褫奪軍銜。¹³

生活在壓逼的環境下，幽默感成為部分戰俘在濁世中用來平衡心理。1942年4月24日，亞瑟·史基爾斯（Arthur Squires, 1912—2002）自豪地宣稱他留了一把「八字鬚」，但同袍不甚欣賞，鼓勵他把它剃掉。數天後，同袍鼓勵他再一次留蓄。¹⁴堅尼夫·拜亞特少校在信件和日記亦曾幽了食物一默，戲謔「早飯燒焦的米飯」是一種在食譜中永遠不會提及的食物。¹⁵

逃出戰俘營

北角戰俘營曾發生加拿大戰俘逃走事件，根據威廉·貝爾下士（Lance Corporal William Bell, 1917—2013）憶述，當關押在北角時，一些士兵決定逃離日本魔掌。參與這次逃亡計劃的，包括約翰·佩恩上士（Sergeant John Payne, 1918—1942）、喬治·貝爾岑斯基下士（Lance Corporal George Berzenski, 1915—1942）、約翰·亞當斯（John Adams, 1915—1942）和珀西·埃利斯（Percy Ellis, 1917—1942）。

約翰·佩恩上士一行五人，以抽籤來決定誰嘗試逃亡，抽中最

短稻草的四個人將擔當逃亡者。整個規劃工作，加拿大軍官亦參與其中。四位逃亡者獲分配了良好的衣服、鞋子、口糧和小刀。為了逃亡順利，他們從廚房偷來一些蔬菜，亦用竹子搭建了一種梯子來攀越籬笆。

1942年8月21日晚上，逃亡小組的四名成員在營地關燈後，背着背囊逃離北角戰俘營。離開時，正下着暴風雨，營地被水包圍，使逃亡變得更加艱巨。

翌日晚上十一時許，日軍命令加拿大戰俘前往操場列隊，他們站立至清晨五時許。期間，許多人被守衛毆打和喝罵。最終，戰俘被允許離開操場，回到營房。日軍將戰俘分成十個人一組，命令他們在誓章上承諾不會逃走，並且明白嘗試逃走，將被處以死刑。戰俘在軍官的建議下，簽署那份文件。他們最終得知四位逃亡的同袍，已被日軍捕獲及斬首。¹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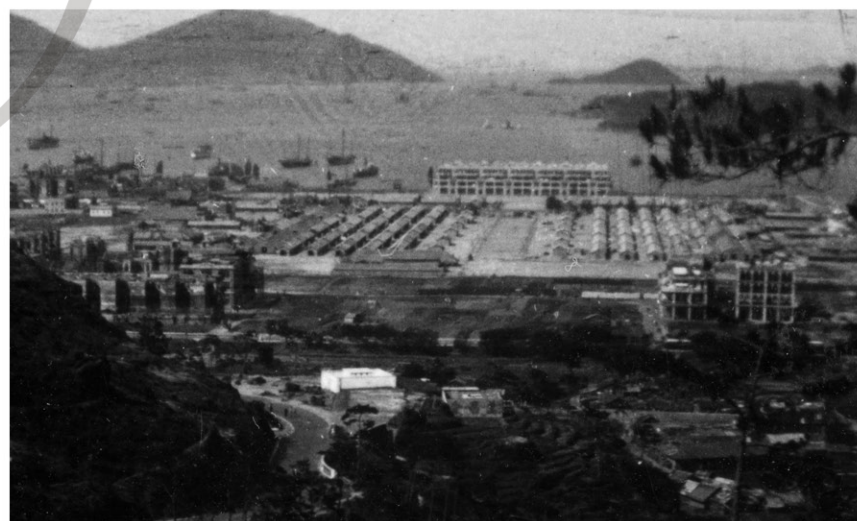
深水埗戰俘營

1942年9月26日，加拿大戰俘移送至位於九龍半島的深水埗戰俘營。對他們而言，該營房並不陌生。他們初抵港時，曾在該軍營駐紮。深水埗戰俘營前身是深水埗軍營，於1928年建成。兵營內分漢口營房（Hankow Barracks）和南京營房（Nanking Barracks），另建有多座儲存室和衛兵室。¹⁷

深水埗戰俘營環境擠擁，生活條件同樣惡劣。喬治·彭馬中士（Corporal George Palmer, 1909–1991）在自傳中記述：「晚上睡覺的時候，我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，裹如一個氣墊，躺在水泥地上，用靴子當枕頭。我們睡不着，因為木蟲整夜都在咬人，早上起來，就像一個麻疹病人。」¹⁸



加拿大軍團曾進駐的深水埗軍營，在香港淪陷期間，改為深水埗戰俘營。



日佔初期，日軍二二八聯隊一名士兵拍攝的深水埗戰俘營。